

#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赋

编者按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中华诗词学会、新华出版社、浙江出版联合集团、北京辞赋文化公司举办了“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”大型辞赋创作活动，评出144篇辞赋美文。这些作品，以生动笔触，书写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、辉煌功业、英雄壮举、时代精神。《草地》副刊从本期起陆续选登部分辞赋作品，以飨读者。

闵凡路、袁志敏、马建勋

曙光破晓，红船启航。照亮沉沉之暗夜，开启辉煌之新章。斯乃华夏之英，拯苍生于水火；工农之党，赋希望于炎黄。为民族而奋起，为家国而图强。历千劫而坚韧，涉万险而铿锵。初心不改，意气高昂。任关山如铁，唯信仰如钢。正道千秋，屹丰碑于天地；沧桑百载，创伟业之辉煌！

忆昔潮催五四，传马列之鸿篇；党建七一，开革命之新纪。历北伐之洪流，遭白色之血洗。唯有武装，方兴义举。南昌首发之枪声，湘赣秋收之火炬。幸朱毛之会师，合井冈之开辟。五次围剿，红军转移；万里长征，北上抗日。突湘江渡之胜利。翻雪山，过草地。忍饥寒，斗病魔。三军北上，不废决心；九死余生，益坚苦旅。至陕北而重兴，待鲲鹏而展翼。

至若狼烟起，铁蹄侵。失河山于日寇，拯社稷于沉沦。我军赴阵前而雪耻，入敌后而铭勋。跃马太行，魂铸崔嵬之上；亮剑东北，血战地狱之门。无畏刀枪之简陋，但凭正义而勇存。抗战十四年，功成华夏；挥兵百万众，气贯斗辰。然则外侵方靖，内战啸尘。为和平毛公赴重庆，争民主肝胆昭世人。继而战辽沈，下平津。胜淮海红旗飘舞，渡长江军号惊魂。秋风横扫，荡涤独裁之没落；社稷重开，催生共和之崭新。万众群呼，如春雷之宣告世界；十月庆典，看历史之改写乾坤。

自此日出东方，环球瞩望。谋大众之幸福，不懈追求；为民族之尊严，励行解放。以自主之外交，彰自强之志向。不失寸土，捍卫版图；致和万邦，流芳天壤。援正义于友邻，立国威于世上。驻军垦于新疆，拯农奴于西藏。五年计划，掀建设之高潮；首部宪法，保民主之通畅。以一穷二白之纸，描绘丽锦绣之像。孰言底薄，筑制造之坚基；何谓油贫，开丰蕴之储量。科技日新，国防雄壮。爆两弹而惊环寰；聆一星而奏天唱。虹桥凌架于长江，铁路越穿于群峰。胆气自豪，志向无尚。以决策之英明，为领航之舵浆。

然而歧分左右，正有离偏。曾经逆浪，几度凛寒。或有过于冒进，或失误于浮言。但霾难弥久，春必重返。气象复新，三中全会归正轨；神州焕彩，四化鸿猷骋骏。于是改革潮生南海，紫气东送霞天。小岗联产承包，引农村之巨变；深圳特区试验，促沿海之领先。东西南北，春花烂漫；土农工商，生机盎然。以开放而搞活，以特色而超前。验真理于实践，赋梦想于宏观。激民心之渴望，焕家国之新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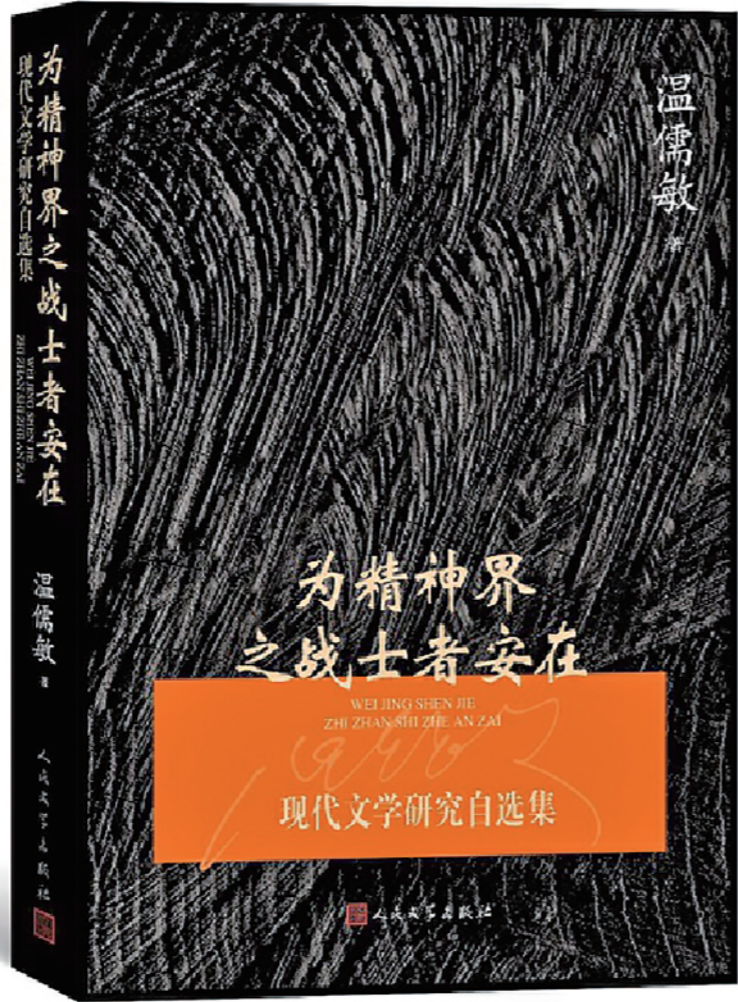
遂以破壁之恒心，兴腾龙之盛世。几经拼搏，喜看改革之丰功；业已富强，不负征程之壮志。绘中国梦之宏图，呈新时代之气势。港澳回归，一国两制。看江山之一统，乃举国之共誓。而今国运正兴，英才汇聚。或飞外空之神舟，或潜深海之重器。探月采壤，进取昊天；航天载人，探寻奥秘。造航母而伏波，卫海疆而迎旭。邀北斗全球导航，设天眼宇宙寻觅。开发核电，倡环保之能源；研制疫苗，抗新冠之瘟疫。入世贸，四海通商；办奥运，五洲享誉。睦邻善邻，友情融融；一带一路，商旅济济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，广获国际社会之赞许。复以造福民生，倾情民意。惠农免税，助乡村之振兴；致富扶贫，成世界之奇迹。筑天路于高原，输南水于北地。绿水青山，即金山银山；城美乡美，则那丽家丽。奋战新冠，万众一心；决胜小康，全民协力。欣欣鼎盛而空前，灿灿日新月异而无际。中国精神，无往而不胜；中国道路，坚定而永继！

嗟乎！百年沧海，一部史诗。创造不朽之功业，昂扬灿烂之党旗。赋民族以新生，高标伟绩；开未来之盛景，永向晨曦。有党纲之引领，承使命而前驱。为国献身，义无反顾；为民请命，矢志不移。执政倡廉，谨防骄奢之反鉴；进京赶考，敢破历史之周期。是谓党是国之魂，承中华之命运；民是国之本，为江山之宏基。试看历史之演进，必成众望之所归；唯中国共产党，乃为重托之所依！

百家谭

# 百战归来仍战士

### 读温儒敏《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》有感



这些年老温主持部编本语文教材，得到很多掌声，也收获了不少砖头。据说每隔三个月，网上就会出现一批骂温儒敏的文章。但老温并不惧怕，甚至越战越勇，其谈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论著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主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。前年出版的《温儒敏语文讲习录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)，是从此前刊行的三集《温儒敏论语文教育》中选文，加上若干新作。腰封上写着“中小学语文教科书(部编本)总主编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创所所长温儒敏教授，关于语文教育的思考与探讨”，闭着眼睛，我都知道这书会很畅销

相对而言，人文社推出的这册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，不可能走红。我只是想提醒热爱温著的读者，老温如此谈论语文教育，是有其文化立场与学术根基的

那天在北大举办的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现状及前瞻——温儒敏《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》研读会”上，老温一头一尾的发言很动感情；作为老同学，我同样心有戚戚焉。开篇从1978年进北大师从王瑶先生讲起，称自己出版此书，除了自我总结，再就是模仿鲁迅的《坟》：一面是埋藏，一面是留恋。结尾则是致谢，且表明自己心里很明白，朋友们的诸多表扬，哪些属于场面话，哪些说到了要害处。

王瑶先生“文革”后培养的研究生，可谓人才济济，而留在北大的，就是老钱、老温和我。那天老同学(温儒敏和钱理群是硕士同学，与我则是博士同学)相聚，隔了个新冠疫情，自是格外亲切。新书座谈会嘛，自然以表扬为主，但老钱好多话没开去，谈及自己的研究计划；我则略为跑题，一半谈新书，一半赞赏老温的学术组织能力。外人不太了解，或误以为我这么说是虚与委蛇。其实不对，我那天论文兼做人，有两个标杆，一是王门弟子所能达到的境界，一是现代中国学术史。当时我说，王先生弟子中，有人专精学问，有人喜欢教书，有人擅长行政，老温则是兼及教学、科研与行政。这个评价其实很不一般。

《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1年)收文五十七篇，仅限老温现代文学方面的单篇文章，不选专著，也不包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述。在《题记》中，老温称：“四十年来，我出版了二十多种书，发表二百多篇论文。说实在的，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充实、真正‘拿得出手’的不多。现在要出个自选集，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，也就是做一番回顾与检讨——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，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。”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，迥异于当下满天飞的“填补空白”，这么说，并非故作谦虚，记得民间文学研究大家钟敬文晚年有一妙语：“我从十三岁起就写点小文章，今年快百岁了，写了一辈子，还没写这么多，严格的论文有三五篇就不错了。”(钟敬文：《知识分子是“中流砥柱”》，2001年5月23日《中华读书报》)学术发展日新月异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能在学术史上站住脚的，确实少而又少。

老温新书第一辑“鲁迅研究”，收文十三篇，应该说是重头戏；但要谈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，轮不到他(即便算上他刚完成的、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《鲁迅精选两卷集》和《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》)。应该关注的，其实是另一个角度，即如何将比较文学视野及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。作为“文革”后第一届研究生，老温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是王瑶，副导师为严家炎、乐黛云。这就很容易理解，为何老温最初入手处是比较文学研究——1981年参与筹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，上世纪80年代出版过三部主编或合编的比较文学论集。因此，老温更值得关注的文章应该是《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》(1981)、《外国文学对鲁迅〈狂人日记〉的影响》(1982)，以及《欧洲现实主义传入与“五四”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》(1986)，这三篇论文既体现老温那时候的学术水平，也可看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思路与眼光。

第三辑中的《新文学现实主义总体特征

论纲》(1988年)很不错，但那是博士论文《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)的微缩版。后者是国内第一部认真辨析现实主义思潮史的著作，当初影响颇大，开风气之先，启发了日后不少关于思潮流派的论述。另外，此书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(1990年)。因拙著《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》也有幸跻身其中，我曾撰文透底：“不过坦白交代，本来得的是二等奖。考虑到获一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，获不获奖对他们无所谓，乐老师灵机一动，将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，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。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，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，他们需要填表。”(《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——在〈九十年沧桑〉新书发布暨讨论会上的发言》，2021年4月14日《中华读书报》)

第四辑“学科史研究”很能体现老温治学的特点，学术敏感与社会责任并重。若说《思想史取代文学史?》(2001年)以及《文学研究中的“汉学心态”》(2007年)都是针砭时弊、对症下药，那这与作者长期处学术领导地位有关。既然是学术领导，就有责任这么讲，不管年轻一辈买不买账。这组文章中，获王瑶学术奖的《现代文学研究的“边界”及“价值尺度”问题》(2010年)最有深度，尤其是如何“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‘魂’”这个提法，我深表认同：“首先就是怎样做到既回归学术，又不脱离现实关怀，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，参与当代文化建设”(579页)。针对新生代的“项目化生存”，老温谈：“在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‘学院化’的大趋势下，如何弥补缺憾‘学院化’所造成的弊端，我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、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”(596页)。此前此后，我有两段话，可与师兄的上述观点相呼应：“‘五四’之于我辈，既是历史，也是现实；既是学术，更是精神”(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第3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)——这里的“五四”，置换成“现代文学”，同样适用。“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，今天的博士教授，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，但在专业研究之外，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，则值得怀疑。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，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，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。”(《“中国现代文学”的意义及可能性》，2018年12月18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第三辑中的《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》，当初刊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2年第3期，反响很不错。此文即老温代表作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)的第一章。该书的写作源于作者1988年在北大开设的专题课，出版后评价甚高，1998年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。作者本人对此书颇为满意，称“这本书的确下了‘笨功夫’，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，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”(《说说我的研究著作》，《名作欣赏》2019年第3期别册《守正创新——温儒敏自传》第18页)。

那天座谈会上，老温自述平生，有科研著述，有学术组织，但最得意的还是自家的教学工作——其实，他的很多科研成果也是从教学工作发出来的，包括主编多部大学及中

小学教材，也都是着眼于教学需要。老温自称是个好老师，这定位很让我感动。因为当下中国高校，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科研成果，而教学凭的是良心，老师教得好不好，用不用心，除了天知地知，再就是你自已以及所教学生知道。王瑶先生送学生出校门，总会叮嘱：在大学教书，站稳讲台是第一位。别的不敢说，留在北大任教的这三位，都以教学认真著称。老钱和我们都曾被评为某年度的“北大十佳教师”，老温更是获教育部颁发的“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”(2008年)，其获奖感言是：“我觉得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，是我所痴迷的乐事，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。”虽说颁奖级别不同，可要说教学的投入以及受学生爱戴，排在第一位的是老钱，其次才是老温，我叨陪末座。老钱没有成为“教学名师”，那是另一个问题，虽然遗憾，但不意外。因为谁都明白，获奖与否，以及获什么奖，有很大的偶然性。但作为老同学、老同事，我敢担保老温的获奖实至名归。

研究生毕业四十年，老温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但总的来说，比老钱和我都顺利多了。两年北大出版社总编(1997年7月—1999年6月)、九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(1999年—2008年)，八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(2006年—2014年)，行政级别虽不高，但在学界很重要。居其位的，有人营私舞弊，有人尸位素餐，老温则是真干事，在每个位置上也都做出了成绩，这点不能不令人敬佩。比如北大出版社总编任上，促成《全宋诗》的出版以及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本的刊行，很见其眼光与执行力。刚当上北大中文系主任，便提出“守正创新”的办学思路——这口号日后逐渐扩散，被学校以及更高一级领导采纳。

北大中文系主任不算官(一定要算，也就处级)，但动见观瞻，是能影响学界风气的。2001年校方决定将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等系合并，成立大的文学院或人文学院，中文系教授激烈反对，历史、哲学两系也不以为然。作为系主任，既要贯彻上级指示，又要反映下面民情，你看老温如何冷静处理。先是在友谊宾馆某会议室召开全系教授座谈会，让大家畅所欲言；后向校方全面呈报，而且特别强调最激烈的意见——若校长一定要合并，我们执行；但他一下台，我们马上恢复原状。校长一听，这事情不好办，危机于是化解。直到今天，北大中文系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立独行的系。2008年我接手中文系主任，有人重提此话题，新校长很知趣，说你们要是不觉得当系主任委屈，那就不用改了。反正校内管理，院系一视同仁。在整个抗争过程中，我观察这位师兄，上下协调，软中带硬，还是很有本事的。

老温很希望我接中文系的班，但学校一级不无阻力，主要是担心我思想太活跃，把握不住。事后才知道，老温为此多方解说，帮我纾解困境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我对行政工作不感兴趣，最后还是在他以及常务副校长吴志攀的再三劝说下，才勉强上任的。四年任期，还算用心用力，未见明显缺失；可只做了一届，时间一到，马上辞职。在《花开花落中文系》(三联书店，2013年)的序言中，我提及：“我当然明白，‘在其位’就得努力‘谋其事’；可在具体操作时，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最主要的，并非时间紧迫耽误写作，也不是人事纠纷尔虞我诈，而是自家的学术理念与当下的

学术制度不吻合，时有言不由衷的痛苦。这厢刚撰文批评，那厢又开会提倡，左手右手互相拍架，实在做不到‘理直气壮’。既怕自家的特立独行影响北大中文系的整体形象及利益诉求，又不能全心全意贯彻学校及教育部的指令，如此左右支绌，着实有点心力交瘁。”这个时候，我才理解老温当系主任的不容易。

私下跟老钱、赵园议论，老温的这种办事能力，大概缘于他大学毕业后在广东韶关地委办公室当了八年秘书，既了解基层实际，也懂得官场运作，因此不仅能出好主意，且有很强的执行力，这跟只会教书的老钱、赵园和我阅历及经验不同。别看老温温文尔雅，其实很有主见，讲策略，能落实。下面这段话，不仅针对中学语文教学，更是老温为人处世的基本立场：“光是批评抱怨不行，还是要了解社会，多做建设性工作。”(温儒敏：《为语文教育改革“敲边鼓”》，2013年1月6日《羊城晚报》)提倡“建设性工作”没有错，但批评“痛快文章”，有时难免伤及无辜，且给人守旧或平庸的错觉。

但要想办成事，老温还是比老钱和我更有经验。我曾提及，北大版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之所以畅销多年，除了三人配合默契(我称其为“绝配”，三人各有所长，且关系甚好，后记中说明每人负责撰写的章节，但全书浑然一体)，更与老温的运作能力有很大关系。2003年，老温独立创办了虚体性质的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，赤手空拳打天下，一开始受到很多质疑，系里有人认他不务正业，有人讥讽其谋求私利，更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，认定其才华枯竭，只能转而关注中小学语文。老温不管这些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竟走出一条新路来。先是2002年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，编写高中语文教材，袁行霈主编，温儒敏与人教社顾之川任执行主编。北大中文系教授(包括我自己)的强大阵容，加上人教社长期编写教材的丰富经验，这套语文教材(包括选修课读本)做起来顺风顺水。2012年起，老温又受教育部委托，担任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。大家都注意到此举的影响力，将其作为老温的名山事业。只有老钱和我替他捏一把汗——因为，这活不好干。

想象这活要是落到老钱和我头上，肯定不好；但老温行，虽说也会不时诉苦，但“终于熬过来了”，当然也就“很有成就感”(参见舒心《温儒敏：办教育要“守正创新”》，2017年10月18日《光明日报》)。编中小学教材，这事当然很重要，不管有多少缺憾，能顺利通过评审，老温总算实现了多年的梦想。没编过教材的人，很难体会其中需要协调的各方利益，以及必须时刻警惕的地雷与困境。这不是发挥个人才华的地方，更需要的是大局观以及协调能力。

这些年老温主持部编本语文教材，得到很多掌声，也收获了不少砖头。据说每隔三个月，网上就会出现一批骂温儒敏的文章。但老温并不惧怕，甚至越战越勇，其谈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论著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主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。前年出版的《温儒敏语文讲习录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)，是从此前刊行的三集《温儒敏论语文教育》中选文，加上若干新作。腰封上写着“中小学语文教科书(部编本)总主编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创所所长温儒敏教授，关于语文教育的思考与探讨”，闭着眼睛，我都知道这书会很畅销

相对而言，人文社推出的这册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，不可能走红。我只是想提醒热爱温著的读者，老温如此谈论语文教育，是有其文化立场与学术根基的。老钱和我都为老温的书名拍案叫绝——以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结尾的这句话作为书名，很能体现老温的精神境界。那天座谈会上，老温很得意，说他如何跟出版社周旋，非要这书名不可，不管读者懂不懂，接不接受。请看老温的自述：“40多年前，我还是研究生，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此文，颇为‘精神界之战士’而感奋，相信能以文艺之魔力，促‘立人’之宏愿。40多年过去，要给自选集起名，不假思索又用上了‘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’。这是怀旧，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？恐怕两者皆有。”(参见舒晋瑜《鲁迅带给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真切体验》，2021年3月24日《中华读书报》)。这既是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氛围，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，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共享这一传统，故老温才会抓住这个书名大加发挥。

这个时代，还需要“精神界之战士”吗？或者说，当下中国学人，还愿意以“精神界之战士”为榜样或自诩吗？老温没当过大官，可好歹长期处于领导岗位，多年摸爬滚打下来，还依然如此迷恋鲁迅，这很难得。所以，我才会以“百战归来仍战士”作此文题目。